



# 云开月明

[ Yun Kai  
Yue Ming ]

美  
黛

似水无痕  
著

她冰雪聪明，

宛若一朵善解人意的解语花，

面对悬案，总能拨开重重迷雾见月明。



策划编辑：侯 开 赵丽娟  
责任编辑：赵 锋 奚春玲  
特约编辑：杨 琴  
封面设计：安宁书装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云开月明 / 似水无痕著；—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6

ISBN 978-7-5463-3026-6

I. ①云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6104号

书 名：云开月明  
著 者：似水无痕  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  
印 刷：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 
印 张：18  
版 次：2010年7月第1版  
印 次：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3026-6  
定 价：2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# 目 录

MULU

## 第一卷 初识尘落间 / 1

- 一 初现迷雾 / 3
- 二 探寻真相 / 9
- 三 显露端倪 / 18
- 四 真相浮出 / 24
- 五 何日重逢 / 29

## 第二卷 知是有缘人 / 35

- 一 似是故人 / 37
- 二 风波又起 / 42
- 三 李府初探 / 48
- 四 以字会人 / 54
- 五 情意难偿 / 61

## 第三卷 青楼恨无依 / 65

- 一 青楼风波 / 67
- 二 遥望归依 / 72
- 三 暗香盈袖 / 79
- 四 心绪难宁 / 86
- 五 千钧一发 / 91

## 第四卷 怨君不怜情 / 97

- 一 旧友相会 / 99
- 二 龙家少主 / 105
- 三 山中遇叢 / 111
- 四 难言苦衷 / 118
- 五 往事如烟 / 124
- 六 踏上路途 / 130

目  
录  
M  
U  
L  
U

云开月明

第五卷 山雨欲来迟/137

- 一 雨中相逢/139
- 二 神秘人物/146
- 三 临危受命/152
- 四 无眠心事/160
- 五 水落石出/165
- 六 难酬之憾/171

第六卷 宫闹雾重重/175

- 一 初入皇宫/177
- 二 情意暗涌/183
- 三 何处寻踪/189
- 四 人心繁复/196
- 五 决定离开/203

第七卷 美人归何处/209

- 一 心有隔阂/211
- 二 七日之期/217
- 三 山中遇险/222
- 四 互明心迹/227
- 五 迷雾重重/232

第八卷 与君伴天涯/239

- 一 回归故里/241
- 二 追帆慈父/245
- 三 知州被杀/251
- 四 县府夜乱/256
- 五 真凶现身/263

大结局 云开见月明/269

- 一 棋定江山/271
- 二 尘埃落定/277

— 贰 —



## 第一卷

## 初识尘落间

「柳……已经不能再称呼柳兄弟了，还是先重新认识一下比较好。」司空曜嗫嚅道。



# 写读诗恩报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## 一 初现迷雾

是夜，天似穹幕，月光时而皎洁如水，时而隐设在朦胧的云层之中。在这忽明忽暗的夜色中，两匹快马奔跑在盘山的小路上，眨眼之间，行至一蜿蜒崎岖处，马蹄声渐弱了下来。这时，一丝如水的月光穿过云层透了出来，正好照在停了马的两人身上。

两人从其中一匹马的背上拖下了什么东西，依稀望去，似乎是一个人的轮廓。两人互望了一眼，抬起那东西用力一甩，向山坡下扔去。伴随着重物滚落的声音，两个人同时往山下看去，然后双手不约而同地合十，面色惶恐不安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少顷，两个人才又翻身上马，掉转马头，向着来时的方向疾奔而去。

月亮又躲在了云层之后，天色比方才愈发暗淡。随着马蹄声渐行渐远，小路重又归于寂静。

“柳芸儿，虽你父亲因为失足坠崖而死，但本官念他身为仵作，为衙门也算是尽心尽力多年，所以特拨些银两给你，好让你早日认尸，回去安葬你父亲的尸首。你可有异议？”府衙正堂之上，魏知县扶了扶头上的乌纱帽，努力地睁大了他那几乎只剩下一道缝的小眼睛，看着跪在堂正中的女子。

柳芸儿穿着一身堇色衣裙，一头青丝绾于脑后，仅以一支珠花簪固定。虽然她没佩戴任何配钗饰物，却丝毫无损她芙蓉般的容貌。她当真有着宛若天成的美丽，唇染一分则太浓，眉画一笔则太长，无须任何雕饰，那份美丽却已摄人心魄。

此时，柳芸儿看了看两旁木然的衙役们后，又凝视了面前以白布覆身的父亲的尸首一会儿，才转头看向堂上的魏知县。她因哭泣而微微泛红的双眼虽写满哀伤，却隐隐透出一种坚毅。良久，她才轻声道：“回大人，民女无任何异议，只求能尽快将家父带回，为其操持身后事。”

“既是这样，本案就到此结束。我且派两名衙役，帮你将你父亲的尸首抬回家中。”魏知县说罢，大袖一挥，“退堂。”

闻言，柳芸儿站起身，然后跟在两名抬尸首的高大衙役的后面，走出了府衙。一路上，她咬着唇，盈盈的眼眸注视着前方。

父亲身为府衙的仵作多年，自己亦是从小耳濡目染，懂得了一些验尸之道。她查看过父亲的尸首，发现疑点重重。首先，虽然父亲的身上有多处擦伤，但那些擦



伤却不足以致命。其次，父亲面呈青色，唇呈紫黑，分明是中毒而死。再者，父亲的手脚处有绳索捆绑的淤痕，说明有他杀的嫌疑。

那魏知县连审案都不曾，就草率结案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思及此，柳芸儿不禁握紧右手，微微颤抖起来。

她手中握着的一张父亲留给她的字条，早已被手心冒出的汗水打湿，那是昨日父亲出门时，放在桌子上留与她的，上面只写着短短二十几个字：父若遇意外，你切记不可追查。保你平安，为父心愿足矣。这短短二十几个字告诉柳芸儿，父亲似乎早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

柳芸儿微闭着双眼，片刻之后，复又睁开，溢满泪水的双眸盈着难言的情思。抬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晴天，顿了顿，她又望向衙役抬着的父亲的尸首，眸光流转间，似心意已定。

一条官道笔直地穿过这座小镇。从镇东到镇西，不过两三里的距离，这座小镇虽然坐落在距京城不远的地方，却很少有人前来此地。

时至傍晚，马蹄声由远及近，两黑一红的三匹马进入了这镇中。枣红色的马上坐着一青衣女子，另外两匹黑马上，则坐着两名男子。为首的男人身穿一袭月白色长衫，腰间系着青色镶金的腰带，面色如玉，眉宇间英气勃发，俊逸中透出丝丝的坚毅。

那女子看了看天色，放缓了马匹的速度，开口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依我看，不如就在此处暂且寻一间客栈歇息，大人……”话没说话，只见为首的男子一扬手，青衣女子似乎这才想到什么，忙改口道，“公子。”

男子微微点头，声音低沉，道：“其实称呼我公子什么的，我也不习惯，但感觉总比称呼我大人好。”

“成风明白。”他身后的男子应道，“您此次上京任职，想要巴结公子的人，想必早已排了长队候着，所以您是想低调行事。”

“就你明白吗？我也是知道的。”一旁的女子似乎不满地扫了成风一眼。

三人说话间，在一家名叫怡然的客栈前停了下来。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男子道：“今晚就在这里住下吧，我们明早再进城。”接着，他看了一眼青衣女子，“皓月，你去唤店家来牵马。”

那名唤皓月的青衣女子应了一声，敏捷地翻身下马，快步向客栈内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店家小二眉开眼笑地迎了出来。

见状，其余两人也下了马，将缰绳交与小二后，跨步走入了客栈。刚走进门，

他们便听见一阵嘈杂的吵闹责骂声。

“你眼睛长到哪儿去了？走路都不看路吗？”这中气十足的声音来自于一个站在楼梯口，满脸颐指气使的男人。

虽然那男人身着华贵的锦缎外袍，但仔细看去，那外袍上的针线与绣工实在是粗劣无比，加之他那有些扭曲的脸孔，让人看了不禁咋舌。此时他正叉着腰，怒视着眼前手捧着水盆和毛巾、不停低头道歉的伙计，一副不依不饶的模样。

“对不起，这位客官。是我不好，我没注意。碰到您，我道歉。”伙计不停地说着。

男人不屑地从鼻中喷出一口气，咄咄逼人道：“道歉？你要是把我衣服弄脏了，怎么办？”

这时从二楼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个身着粗布素衣的清瘦女子，出现在楼梯口。她面带焦急之色，伸着脖子，看向下面的伙计，问道：“热水准备好了吗？我父亲有点不舒服，想先擦拭一下。”

“这就来。”伙计应了一声，抬步就要上楼，却被方才的男人一把抓住，“这样就想走？事情还没完呢！”说着，那男人手下一推。

只见伙计脚步踉跄一下，手里的水盆当啷一声掉落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顺势溅出来的水花紧接着劈头泼了伙计和那人满头满脸。刚才还神气十足的男人，瞬间就变成了落汤鸡。

大堂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，大家都愣在原地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一时没能反应过来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轻笑突然从角落里传了出来。

“谁敢取笑本大爷？”那人立刻怒目而视，像要转移目标，将一肚子的怨气发泄出去。

“大庭广众之下，这里并非你私人之地，我笑与不笑都是我的自由，又何谈取笑？更何况，柳某开口并未指名道姓。不过既然你这么肯定我取笑的人是你，那这殊荣，你拿去便是。”柳云笑道。

“你……”那人气结，只得提高声音，发怒地喝道，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柳云。”接着挪动桌椅的声音突然传来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在楼梯右侧的木桌旁，竟然还坐着一个人。从桌上摆放的食物来看，他应该一直待在那里。只不过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吸引了众人大部分的注意力，因而忽略了他的存在。

柳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缓缓地站起身，不紧不慢地踱到那人的面前。无视那人的怨气，他兀自细细地打量着那人，道：“作为一个盐商，怎么也算是走南闯北、



见多识广的人，怎么气量如此狭小，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”

那人露出惊讶的神色，“你怎知……”

“我细观你袖口和指间，猜测你应是因为经常接触盐，所以多少沾到衣服上一些。方才衣服遇水，现已经微干，所以衣服上显现出淡淡白色的痕迹。”

闻言，大家都不禁点头。

一个中年男子挤身出来，满脸赔笑道：“哎哟，我当是谁呢，这不是马老板吗？您是这里的常客了，还和这伙计计较什么？您在这里住了也并非一两日了，我看这样，我找人给您换一间上房。”说着，那人挥手招来刚才给成风、皓月他们牵马的那个小二，然后对那小二耳语了几句。

这时，小二连忙引着马老板，热络地道：“您随我来。”

闻言，马老板仍不甘心地看了那个伙计一眼，这才抬步上了楼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再去打一盆水，给楼上的客官送去！”在中年男子的一声怒吼之下，方才的伙计匆忙地捡起地上的铜盆，转身离开。

“你是这家店的掌柜？”成风走上前问道。

那人搓着手讪笑，“正是小人孟臣。”

“给我们一间上房和一间普通房间。”成风道。

“这……”孟臣迟疑了一下，回答，“我们这里镇小，店也小。也不怕您笑话，这客栈里就只有两间上房，其中的一间，里面的门窗有些破损，最近正在修缮，所以暂时无法住人，而另一间，您也看见了，刚才给了马老板。”

“什么？你们这开的是什么客栈？我们花银子都没有房？”皓月上前一步，愤愤地道。

这时，为首的男子上前略施一礼，对孟掌柜道：“在下司空曜，进京做生意，路过此地，随意住一晚就好，孟掌柜不必在意。”

孟掌柜松了一口气，笑着道：“等伙计下来，让他领你们去休息。”

“不必麻烦了。掌柜只需告诉我们位置，我们自己上去就好。”司空曜客气地回道。

“如此甚好，零七零八两间便是。你们由此上楼，右转两次，走到尽头便能找到。”说着，孟掌柜用余光瞄了一眼正要上楼的柳云，又补充道，“那位柳公子住在您隔壁，您若不清楚，跟着他走即可。”

孟掌柜的话语清晰地传到柳云的耳中，柳云停下脚步，警觉地打量着司空曜一行人。

与此同时，司空曜也这才将柳云看了个真切，只见那柳云身穿水蓝色衣袍，黑

发绀在脑后，身形略瘦小，有着足以令女子为之黯然失色的容貌，白皙的皮肤宛若完美的陶瓷，找不到一点瑕疵，一双黑眸好似湖水，平静无波。

“那就劳烦柳兄弟了。”司空曜友善地向柳云颌首。

柳云收回目光，脸上闪过一抹微笑，随即他低下头，简单应了一声，便率先向二层走去。

见状，司空曜一行三人也随后跟上。

怡然客栈的布局并无特别之处，方才他们进门所在的大堂为一层，只做用餐之所。顺着木梯而上的是二层，二层由三面围成，九间客房分别依编号从左至右排列，左右廊分别各有三间，中间是两间上房。

柳云举步踏上楼梯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他驻足，循声望去。

一个梳着双髻、生得甚是可爱的孩童从他面前跑了过去，差点和他相撞。男孩儿后面还跟着一个妇人，口中唤着：“麟儿莫贪玩，快回去睡觉。”妇人边说，边不好意思地向柳云笑了笑，随即快步追在孩童身后，消失在楼梯口。

“柳兄弟……”司空曜道。

“我们好像算不上很熟，请不要随便以兄弟相称。”柳云冷冷地开口打断了司空曜的话，顿了顿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司空曜，“你们隐瞒自己的身份，说是路经此处的商人，我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你们的房间就在前面，容我先行一步。”说完，他兀自头也不回地快步向前走去，转了一个弯后，打开了二楼最里面的一扇门，随即走了进去。

“这是什么人啊，白瞎了一张俊俏的脸，性格却这样差。”皓月皱起眉，望着柳云关着的门，不满地说道。

“以貌取人的结果就是这样。”成风挑眉一笑，“肤浅。”

“别把自己说得有多伟大，还不是没有人家长得好，心里不服气罢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皓月一脸的不满。

“好了，别斗嘴了，快走吧。”司空曜说着加快了脚步。

经过门口挂着零四、零五木牌的两间上房，右转了个弯，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天色不早了，公子，您早点歇息，我和皓月会轮流在外面守卫巡视。”成风向司空曜沉声说道。

“那好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，别耽搁了路程，京城那边还在等着。”司空曜交代了一句，然后转身走进了房间。



一轮圆月当空。柳云独坐在窗前，望着窗外迷人的夜色，心头别有一番滋味。

如若没有星星的点缀，一个孤独之月，能焕发出多少容光？这月就好像此刻孤身一人的自己，茫然不知前路。

他拿过一旁的铜镜，凝视着镜中的自己，不觉间伸出了手，修长的手指依着轮廓抚过镜中的脸庞，留下了一圈冰冷的印记。这时，他握紧的手，忽然在半空中停顿了片刻，神情中露出一抹迟疑，然后他像下定决心般闭上眼，手伸向脑后，解开发髻，一头乌黑的秀发瞬间便如瀑般倾泻了下来，披散在肩头。那出现在镜子中的绝色容颜，正是属于柳芸儿的。

此时，柳芸儿从怀中取出父亲留给她的字条，看了又看。

她虽然早已将这短短的几句话铭记于心，但左右思量之后，还是违背了父亲的遗愿，因为她不甘心，无法就此让父亲莫名地含冤而死，无法听之任之。虽然不知道父亲是因何而死，但看早些时候，堂上魏知县的态度，她也多少已经预感到此事定有人相护。她深知，自古官官相护，在魏知县那里，她是无法寻找到答案的，因此她决定上京城，她相信，总会有清官能够为父亲洗刷冤屈。

这让她不禁想到方才那个叫做司空曜的男人。司空曜虽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商人，但看他那谈吐，并无商人之气，反倒更像是为官之人。观其掌心，有常年练武留下的茧子，想必也是身怀武功。她无法准确猜出此人的出身，所以便多了几分小心。不管怎样，如若她不能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可以信任之人，还是离这个男人远一些才好。

这简陋的客栈隔音效果并不好。这时，门外传来小二在上房门前敲门送水的声音，那声音打断了柳芸儿的思绪，柳芸儿忍不住向窗外望了一眼天色。差不多已快过子时，夜显得更加暗沉。围廊另一端的房里，隐隐传来几声苍老的咳嗽声。

柳芸儿站起身，将发髻重新梳了回去，然后和衣在床上躺了下来。当下还是一切小心为妙，如今京城近在眼前，一切都等明日到了京城再说。

柳芸儿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，忽然莫名地惊醒了过来，她揉了揉眼，扭头望向窗外。

窗外火光迅速蔓延开去，瞬间便映红了外面的一方夜空，也映红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。

见状，她吸了一口气，与此同时，一股浓烟也冲入口鼻中，呛得她立刻泪水盈眶，喘不过气来。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，柳芸儿站起身，刚想冲出去，却感觉浑身无力，胸口一紧，头脑渐渐昏乱起来。

“公子，快走！”忽然一声叫喊从门外传来，接着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踢开。

柳芸儿眯起眼，透过白烟隐约望去，只见一道伟岸的身影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“柳兄弟！”司空曜一个大步向前，拉住柳芸儿，随即转头向身后的成风、皓月焦急地叫道，“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！”

“可是？”成风迟疑道。

“听我的，快走！另外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，尽力也救出去！”司空曜坚决地命令着。

闻言，成风、皓月只得听命去救人。

转过头来，司空曜扶住柳芸儿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柳芸儿在他的碰触下，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，发现无法摆脱司空曜坚定而有力的钳制，只得轻声回应道：“我没事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司空曜简洁地解释道，“客棧失火了，我来带你出去。”说罢，他一施力，将柳芸儿更紧地带到了自己的怀中，随即踢开窗，说了句“抓紧我”，然后足尖点地，几个纵跃，便离开了二楼的房间。

夜风从发间穿过，在司空曜厚实温暖的怀抱中，柳芸儿竟微微红了双颊，头脑一时停止了思考。直到听到司空曜的声音从她头顶传来，“好了，这里应该安全了。”她这才如梦方醒，慌乱地离开了司空曜的怀抱，不敢抬头直视他的眼睛。

见柳芸儿这般，司空曜叮嘱道：“柳兄弟，你先待在这里，我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幸存的人。”

柳芸儿望了一眼火势正旺的怡然客棧，忧心地叮嘱了一句：“小心。”话一出口，连她自己都略感惊讶。

形势危急，司空曜无暇顾及更多，只点点头，然后又消失在来时的方向。

柳芸儿伫立在原地，看着司空曜的背影，心中生出一丝连自己都不明的异样感受。但随后，心中也不免疑惑起来，客棧好好的，为何会无故起火？

## 二 探寻真相

怡然客棧的火，到破晓时分，终于渐渐熄灭。

客棧的废墟前站着几个人，除了司空曜带着成风、皓月、柳芸儿，自己跑出来的孟掌柜、小二，被成风、皓月救出来的一对母子外，还有早些时候要过水的一对父女。

“还有什么人没出来？”司空曜皱着眉问道。

“好像没看见住上房的那个盐商马老板？”说着，柳芸儿的目光飞快地巡视了一圈，但在扫过司空曜的时候，还是不免窘迫地移开了。方才被司空曜抱在怀中的一幕，仿佛又在她眼前重现，她只感觉脸颊又灼热了起来。

“还有店里那个伙计！”孟掌柜走上前，一张脸拧得好像要滴出水来，那神情比哭还要难看，“有一个伙计没在这里！”

“确实，那个被马老板骂过的伙计也没在。”成风看了看司空曜，点头道。

皓月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们救人的时候，在楼梯口遇上正跑出来的这两个家伙，但现在却看不到那个马老板的人影，也始终没看到过那个伙计的身影。”

“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还在里面了？”孟掌柜有些惊心地向那只剩下一片焦土的客栈，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本来自己的客栈毁于一旦，就已让他很沮丧，若是再出了人命，那他即便赔上身家性命，恐怕也难以说清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，不如大家分头找找看吧。”柳芸儿开口建议。

“也好。”司空曜颌首，很快看了看一旁的另几个人，安抚道，“你们或带着孩子，或搀扶着老人，多有不便，就等在这里好了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曾给他们牵马的店小二，“小二，你在这里陪着他们。”

店小二看上去也像是受了不小的惊吓，愣愣地应道：“哦，好，好的。”

布置好一切后，司空曜带着成风、皓月、柳芸儿和孟掌柜，一起又踏进了那一片焦黑的现场。“柳兄弟小心！”司空曜边走边边叮嘱道，继而又赞赏地望着柳芸儿，“没想到柳兄弟你遇到这等事，倒是很冷静。”

“过奖了，如果不是你救了我，此刻柳某已经葬身火海了，多谢。”柳芸儿轻轻地道。

经过火中的救命之恩，这次柳芸儿并未再计较司空曜以兄弟相称，抑或说，并不再刻意排斥，这无形中缩短了两人间的距离。

“柳兄弟说这些干什么，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”司空曜顿了顿，又说道，“不过柳兄弟，你的身体太瘦弱了，轻飘飘的，你该要好生锻炼才是。”

柳芸儿尴尬地咳了几声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同时也庆幸，幸好没被司空曜发现自己的女儿身。

这时，成风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，“公子，这里有发现。”

闻言，柳芸儿和司空曜快步走了过去，待走到近前，只见成风正用力地搬开一块被火烧得焦黑的长木，一具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出现在几人的眼前。

“这……”孟掌柜惊恐地张大嘴，“这是马老板啊！”

“你为何如此确定？”司空曜凝重地问道。

“您看这位置，”孟掌柜边说边踱步比画着，“这位置不正好是马老板所住的那间上房嘛。他是不是被倒塌的木头压住，所以没能逃出去，才会被火烧死？”

“现在还不好说。”司空曜转向柳芸儿，只见她不知何时已经蹲下身去，正探看着俯卧在地上的尸体，“那另一个伙计呢，发现了没有？”

“回公子的话，我们搜遍了附近，就只发现这一具尸体。”皓月折返了回来，说道，“混乱时，那伙计难道自己跑出了火场？”

司空曜没有回答皓月的话，而是看着缓缓站起身的柳芸儿，询问道：“不知道柳兄弟有何看法？”

柳芸儿垂首凝视着地面，若有所思，却欲言又止。

她到底该不该说？她并不想涉入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之中，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但抬眼触及司空曜深邃的黑眸，她又感觉无法抗拒，毕竟人家救了自己，仅此一次也无妨。

凝视着司空曜，沉吟了片刻，她终于开口答道：“凡生前被火烧死者，其尸口、鼻内有烟灰，系拼命逃出挣扎于火海时，因口开气脉往来，故吸入烟灰于口鼻内。如今观其死者，口内并无烟灰，恐怕是死后才被火焚烧的。”

听柳芸儿这样说，司空曜并不感到惊讶。昨日初遇时，他就已见到柳芸儿细致观察和分析的能力，料想她必定不同于常人。他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“那也就是说，这盐商是被人谋杀在前？”

柳芸儿颌首，“据初步推测，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看来今天大家谁也不能离开，都要和我一起去趟县衙了。”说着，司空曜看向孟掌柜，“这里的县衙在何处？请前头带路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身边，“成风、皓月，去叫上等在外面的那几人，也让他们一同来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柳芸儿疑惑地问道。

司空曜温和一笑了，随即从腰间拿出一方刻着“吏”字的令牌，然后道：“我此去京城，为的便是赴任刑部侍郎一职。”

柳芸儿只觉得心中一凛，凝望着司空曜的双眸顿时变得复杂起来。

常知县不安地踱进前厅，走到正前面的紫檀木方桌前，刚要在旁边的太师椅上坐下，又仿佛被针扎了一般，弹跳起来，转头满面赔笑地看着身后的司空曜等几人，讪笑道：“司空大人，您请坐。”说着，他便闪开身，让司空曜落座。

司空曜坐下来，成风、皓月则分别站于他的两侧。待坐定，司空曜挥手指了指





对面的椅子，“常知县也请坐，我突然如此决定，叨扰到府上了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常知县连连摇头，“只是下官不明白，既是有杀人嫌疑，将那些人都投到牢里送审便是了，为何还要劳烦大人您亲自过问？”

司空曜闻言微蹙起眉头，看向常知县。顿了顿，他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那可能是不熟悉常知县的办案方式了。虽说应该入乡随俗，但我始终认为在未定罪之前，他们都只是普通百姓。”

“您说得甚是。”常知县心里一惊，不禁伸手抹了一把冷汗，连忙不住点头道，“幸好我这知县府还有几间客房，足够这些人用了。”

“那自然最好，这样既能够将他们都控制在官府的视线范围之内，又不必将他们投到牢里去，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。”司空曜肯定道。

“我们这种小地方，一年之内，发生不了几桩案子，命案更是几乎没有。下官并无办此案的经验，还望司空大人能多加指点。”常知县虔诚地道。

司空曜微微一笑，声音低沉道：“这个好说。如有需要，请常知县能配合我。”

“下官定当全力协助。”常知县信誓旦旦地道。

“大家都折腾了一整天，也很是辛苦，我们先去歇息，常知县也去吧。我们明日一早再来分析查问案子。”司空曜说着站起身，向外走去。

“大人您慢走。”身后传来常知县恭敬的声音。

“哼！真是势利小人，那个常知县刚才说什么没有办案经验，分明是想把责任推到大人您的身上。”一走出前厅，皓月便不满地说道。

闻言，一旁的司空曜只是沉默不语，像是陷入了沉思。

“和这镇子的规模比起来，这县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。”成风环视着四周，感慨道，“他一个知县的俸禄，一年才有多少？住所竟然这样大。”

司空曜轻轻一叹，似是有些无奈，“此事不可乱说。他一个小小的知县，如果身后没有人，再怎样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，怕他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要拔除这些人，并非一日之功，切记我们此行的首要目的并不在此。县府偌大，不正好为我们查案行了方便吗？”

不觉间，一天在忙碌中匆匆逝去。夜幕低垂，银色的月光薄雾般洒落在常府的院子里。

常府的院落由三部分组成，正中是公务区域，左右两侧是客房院和常知县起居的地方。其中客房院的客房呈前后两排，每排各四间。

孟掌柜、店小二、一对父女和那带着孩子的妇人，被安排住在后排，司空曜三人和柳芸儿则被安排住在前排。